



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 4

# 幽灵的悲鸣

● 长征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徐寒梅 王亚宁 李 吟

215

**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④ —— 幽灵的悲鸣**

出版:长征出版社 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)

发行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印刷:国防科工委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

1988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:1—30500

ISBN 7-80015-045-3/1·4 定价:1.8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### 《幽灵的悲鸣》

退休侦探林格鲁斯来到老朋友的庄园旅馆度假，准备把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精彩的案件好好写一写。就在当天晚上，他住的旅馆里传出一声幽灵般的悲鸣……使林格鲁斯侦探也为之震动。一个毛发蓬松、长着獠牙、面目狰狞的恶魔头的出现，事件才随之暴露。在这部作品里，罪犯作恶的手段非同一般，让人难以寻找痕迹。大侦探林格鲁斯在充分分析了对手的性格和能力之后，不辞艰辛，穷追不舍。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神力量的搏斗。小说情节紧凑惊险，语言流畅，结构严谨。

### 《亡灵出没在古城》

故事发生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夏伊拉古城堡里。传说这里的古塔上经常有亡灵出没。一天夜里，城堡的主人从塔上坠下身亡。就在著名侦探基德恩·费尔博士来到古城堡里的当夜，血淋淋的亡灵又出现了，第二个牺牲者与城堡主人一样，从塔顶的密室里坠落而死。接着，又发生了第三起密室杀人事件。一时间，种种怪诞之说在古城传布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费尔博士运用新颖的推理，解开了这些千奇百怪的谜，得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并使人震惊的结果。

美国侦探作家协会会长迪克逊·卡是密室小说的巨匠，本书是他认为最自信而得意的作品。

# 目 · 录

## 幽灵的悲鸣

<b>第一章 少年遇害</b> .....	(1)
黑暗中的叫喊.....	(1)
第二次叫喊.....	(3)
少年鲁德比克.....	(6)
恶魔的身影 .....	(11)
接近皮特 .....	(15)
椅子背后 .....	(18)
书架上的阴影 .....	(21)
最后的打击 .....	(25)
皮特之死 .....	(28)
<b>第二章 揭露元凶</b> .....	(32)
新的交锋 .....	(32)
象牙雕刻 .....	(35)
告别男爵 .....	(40)
科西达安医生 .....	(45)
山中惨案 .....	(51)

洛克雷老人 .....	(55)
谎言的背叛 .....	(58)
警告男爵 .....	(63)
信的圈套 .....	(66)
<b>第三章 最后的交锋 .....</b>	<b>(73)</b>
鹭之屋 .....	(73)
毒酒 .....	(83)
幽灵再现 .....	(91)

## 亡灵出没在古城

<b>第一章 塔上坠落的人 .....</b>	<b>(105)</b>
可恶的对手 .....	(105)
来自古城堡的邀请 .....	(110)
出租车上的乘客 .....	(115)
夏伊拉城堡的传说 .....	(119)
自杀还是他杀 .....	(124)
古城堡的女主人 .....	(130)
衣箱之谜 .....	(136)
被盗的日记 .....	(140)
<b>第二章 古城堡的亡灵 .....</b>	<b>(145)</b>
著名侦探费尔博士 .....	(145)
费尔博士的笔记本 .....	(149)
费尔博士的忧虑 .....	(156)
又从塔顶坠落了 .....	(161)
日记的秘密 .....	(167)

吊在小屋里的尸体.....	(172)
<b>第三章 密室圈套之谜.....</b>	<b>(179)</b>
消失了的凶器.....	(179)
密室之谜.....	(184)
旧影集的秘密.....	(189)
订婚酒会.....	(194)
犯人出场.....	(200)
奇案的真相.....	(205)
和犯人达成的协议.....	(210)

# 第一章 少年遇害

## 黑暗中的叫喊

旧庄园旅馆建在海拔 1800 米的高地上，南侧临海的坡地长满了庄稼，在它的前方是开阔的英吉利海峡。旅馆的正门面对十字街口，冷风扫过，一派萧条景象。只是由于常有人到这里来狩猎，加上海关就设在街上，所以这家旅馆的生意还算不错。

十二月里的一个傍晚，身挎猎枪、手提行囊的约翰·林格鲁斯站在旅馆的门口，按响了门铃。这是个五十五岁的男人，看得出喜欢运动，他和善的外表透着一种迷人的风度，使人感到可亲。旅馆的主人布兰特见到远道而来的客人显得格外高兴。布兰特只有一个儿子在银行工作，几年前被怀疑犯有重罪，蒙受了不白之冤，是林格鲁斯出面替他澄清了事实，这中间费了许多周折，所以布兰特对这有名的大侦探十分敬重，很久以前就邀请他来旅馆度假，以答谢他的救子之恩。

“布兰特，我终于有机会能够接受你的好意来这里住上一阵子了，干了一辈子侦探总算到了退休的年龄。这次到这里来，一是打猎，二是想听从上司建议，把我经历过的事件回忆

一下，写一本书。

“你说过愿意招待我在这里住半个月，不过我想假如能在这里打扰两、三个月，把书写完……”。

“那还用说嘛！”

不等林格鲁斯说完，布兰特便一口应道。

“别说你曾经帮过我的大忙了，就是没有那回事，象你这样有名的大侦探能住在我们这里也够我们荣耀的了”。

“除我以外，还有谁在这里长住？”

“还有贝拉兹夫人也住在这里，她患有中风病，尽管如此，却是一位使人愉快的老太太，跟着她的佣人名叫斯赞。夫人说要一直住下去了。她已经八十四岁了，但很精神，也很有主见。”

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格鲁斯见到了贝拉兹夫人，她有着一头雪一样的白发，蓝色的眼睛明亮有神。夫人的双腿瘫痪了，坐在特制的椅子上。佣人斯赞和夫人年龄差不多，身材瘦小，皮肤黝黑，看上去很硬朗。

“我们的房间是靠西边的那间，窗外景色美极了，您有空一定过来坐坐。”夫人说道。

她们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林格鲁斯想。因为事先已经嘱咐过布兰特，请他绝对替自己保密。

和贝拉兹夫人聊了一会儿后，林格鲁斯早早地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这是一间靠最东边的房子，只有内侧的一面墙壁与邻屋相接。天已经全黑了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气，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味。风在不停地吼着，海浪拍崖的声音似一声声炸雷不时从两公里以外悬崖的方向传过来。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，房间里暖融融很舒适，林格鲁斯不久便沉沉地进入梦乡。也不



知睡了多久，突然一阵孩子的叫声把他惊醒，仿佛近在身旁。那是一种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少年的声音。一向喜欢孩子的林格鲁斯不禁气得坐起身来。

“求求你了，我一定听话，皮特，别让他看到，别让他到这儿来，求求你了。”

叫声到后来变成了恐惧的抽泣。林格鲁斯愤怒已极，睡意全消，用了不到两秒钟便拧亮了电灯——房间里空空的，快步走到门边，打开房门，漆黑的走廊上不见一个人影，回身查看了窗户，全都好好地上着锁。

要说房间里有藏东西的地方，就是柜子了，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。他看了一下表，恰好是午夜三点。壁炉里的火已经渐渐熄了，外面的风还在刮着。林格鲁斯再次走出房间，用手电筒把走廊上下查看了一遍。他试着拧了拧隔壁房门的把手，一下子开了。屋里的陈设与他住的那间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没有人在。柜子也是空的。他返身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刚才听到的少年的叫声回忆了一遍：

“求求你了，我一定听话，皮特，别让他看到，别让他来这里，求求你了！”

他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。上床后，倾耳静等了大约一个小时，再没有声音出现。

## 第二次叫喊

翌日清晨，林格鲁斯重新查看了一遍自己的房间与隔壁的房间。然后仔细检查了窗外的草坪，然而，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迹象。难道昨天夜里那少年奇怪的叫喊是幽灵的声音？林

格鲁斯不相信，他认为总应该找到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东西。他一面自言自语着昨晚发生的事，一面梳理自己的想法。

“我是三点钟被吵醒的，因为听到了某种声音，一种由于过分恐惧而带有哭腔的少年的声音。叫皮特的是让少年害怕的一个人，除此以外，还有一少年所不想见的人。而且，这件事是在除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发生的，从听到喊叫声到打开电灯，这中间照理说还不到两秒钟，可是，房间里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人，但是，决不是耳朵出了毛病！”

林格鲁斯打算把昨晚奇怪的经历暂时不告诉任何人，他决定在自己能够将事情说明以前，暗中留心观察。

旅馆的房客除了贝拉兹夫人和佣人以外，还有六女三男。这些人的佣人中没有一个叫皮特的。接下的三个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林格鲁斯把隔壁的房间上了锁，自己拿了一把钥匙。终于，当黎明即将来临时，黑暗里，少年那仿佛冻僵了的哀求声再次在林格鲁斯的耳边响起。

“太可怕了！快把他藏起来！求求你了，皮特！”

听到喊叫声，林格鲁斯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，拧亮了电灯。可是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窗外一片寂静，月光照得地面白晃晃的。查看了一下隔壁的房间，房门锁着。林格鲁斯又关上房门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这家旅馆里并没有少年的存在，也没有听人们谈起过有关少年的事情。关上灯后，林格鲁斯静静地等好一会儿，但是周围再也没有发出过一点声响。

在这以前，尽管林格鲁斯也曾有过不少奇特的经历，但是这次却不同。这次是两次听到人声，声音近在身旁，并且两次都是迅速将电灯开亮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也许并没有什么少年

的喊叫声,而是自己产生了幻听?林格鲁斯只能暂时这样解释。总而言之,他决定把自己碰到的这件怪事先告诉给贝拉兹夫人。认识夫人以来,据观察,她虽然生着病,却具有非常出色的判断力,林格鲁斯很明白这一点。

第二天晚上,林格鲁斯在与夫人闲谈时,讲起了这件怪事。

“说实话,夫人,这几天我碰到点怪事,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,不过靠我一个人,实在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。”

林格鲁斯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,夫人听了以后,手中织着的毛线滚落到地上,眼看着要昏倒下去,幸亏强心剂的作用,只一会儿她便恢复了平静。

“您讲的这些实在太可怕了,您听到的肯定是幽灵的声音,不会有错的。”

她的眼里现出恐怖的神色,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。在他讲完以后,她便开始询问:

“您什么都没有看见吗?”

“是的,什么都没有看见,仅仅是听到少年的喊叫声。我一向喜爱孩子,当听到那种充满恐惧的孩子的叫喊声时,简直不能忍受。”

贝拉兹夫人点了点头,低声说道:

“那个少年实际上已经死了,大约在一年以前……”。

“你认识那个少年?”

“是的,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那么,谁是皮特?”

“少年家里的一个佣人,曾经跟着少年一起到这儿来过,那孩子来这儿是为了养病。”

“皮特还活着吗？”

“还活着。是个很坏的家伙。”

林格鲁斯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兴趣。

“这的确不可思议，少年已经死去一年多了，而我却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听得很真切，而且是两次。少年在请求皮特不要让某个人看到自己。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，希望夫人能把知道的全都告诉我，假如夫人现在身体不适，我们可以换个时间……”

“不用，我这就讲给您听。”

贝拉兹夫人急切地回答，

“不说出来，我怎么也睡不着觉。本来我是不相信有幽灵的，可是听了您的话，我不得不信了。”

## 少年鲁德比克

贝拉兹夫人在开始叙说以前请林格鲁斯把佣人斯赞叫到这儿来。

“让斯赞也来一起听吧，她可以在旁边提醒我，假如我说得不清楚，或者哪儿说错了的话。和我一样，斯赞对这件事情也一清二楚……”

斯赞被叫来后，夫人打起精神，开始讲述起来。

“大约一年以前，旅馆里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名叫鲁德比克·比兹。那是个瘦弱的、有点神经质的少年。父亲布尔库男爵在意大利去世后，留下少年和他的姐姐，他家的领地在布尔库·诺登。跟随少年到这里来的佣人叫皮特，五十岁上下。他照顾少年很尽心，待人也彬彬有礼，而且十分能干。”

“有些与众不同。”斯赞插言道。

“不，最初还看不出来。那个男人对鲁德比克关怀备至，和蔼可亲，只是这些都是有人在场时的印象。少年的大脑有些缺陷，据说随时有可能犯病以致丧命，医生每个星期都来这里，但是少年常常被幻影所困扰无法睡眠，换了一个环境，却一点也不见好。

“一天晚上，我有些心绪不定，于是叫斯赞过来陪我，斯赞平日里睡在我隔壁的房间。就在斯赞跨进我卧室的瞬间，楼的东侧传来一阵喊叫声，‘那是鲁德比克的声音，’斯赞对我说。我想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，便让斯赞过去看看，斯赞是个急脾气的人，说话间早已出了房门。鲁德比克当时住的房间就是现在你住的那间，皮特住在他的隔壁，因为他们的房间离旅馆的正厅比较远，所以夜里无论鲁德比克怎么大声哭喊也不会有人听见。斯赞，当时那孩子说了些什么？”

斯赞好象早就等着开口似的，连忙接过话题：

“快来呀，皮特！那个人又来了。正看着我呢，太可怕了！”

听到这儿，林格鲁斯感到自己已经怒容满面了，假如说他有什么弱点的话，那就是对于欺负孩子的人怀有不可抑制的憎恨。

“斯赞在暗处一动不动地等了大约 10 分钟，只见灯亮了，皮特拿着蜡烛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，进了少年的房间。随手关上了房门。斯赞听到皮特用和以往一样的温和声安慰着少年，鲁德比克不停地抽泣，好象说了一句：‘带我回你的房间。’

“斯赞回来后，把看到的和听到的同我讲了一遍，我们一直商量到天亮。我本来想给孩子的叔叔写一封信，请他来一

趟，和他谈谈，可是斯赞劝我再等等看。对吧，斯赞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这样建议夫人的。我们只听到了鲁德比克少年由于恐惧而发出的喊叫声，至于少年是真的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，还是他精神错乱了，在得到证实以前，一时还不能下结论，为此，我建议夫人趁少年不在的时候检查一下他的房间。”

夫人又接过话题：

“我也赞成这个想法，并开始寻找机会。一天，皮特要回布爾庫·諾登的主人家里办事，白天他托斯赞照顾一下鲁德比克少年，我们高兴答应了。

“那孩子十分神经质，常常发抖，虽然我们一个劲儿地鼓励他，但是他还是那样不太喜欢做游戏，看上去显得十分疲倦，并且总带有一种受惊吓的样子。玩了一会儿扑克，鲁德比克终于安静下来渐渐地睡着了，不过他睡得很不踏实，时常惊醒，醒后一脸恐惧的表情，我尽可能柔声地和他讲些话，他便再次入睡。在这中间，斯赞开始了冒险计划，这以后的情景，还是斯赞你来说吧。”

“那一天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人去皮特的房间，我瞧准时机，走近皮特的房间。我原以为房门会上着锁。没想到他这么疏忽，房门、窗户都开着，也许他没有想到会被人怀疑吧。

“我仔细查看了房间的各个角落，一切都那么整齐，有条有理，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抽屉也好，箱子也好，全都没有上锁。对于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有些奇怪，难道一个男人就没有一点自己的隐私？”

“你真是抓住了要害。”林格魯斯微笑地说，“大多数男人

都有自己该锁起来的東西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正当我不解的时候，就在皮特西服背心的口袋里发现一把小小的钥匙。有好一会儿我不知道这把钥匙该往哪里插。终于，在衣柜的上面发现有一个皮特装帽子的小箱子，我试着把钥匙往里一插，正合适。在打开箱盖以前，我从踩着的椅子上下到地面。每当想到这儿，我都要感谢上帝。要知道，箱子里放着的東西是足以使我膝盖打颤失去平衡，从椅子上摔下来的可怕之物。

“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休克过，但是，当我看到箱子里的东西时，我简直要昏过去了。箱子里有一顶帽子，此外，有一个红布包着的圆滚滚的东西，很硬，很圆，象椰果一样，就连恶魔的手都做不出比那更吓人的东西了。”

斯赞说到这儿，呼吸急促起来。

“安静点儿，慢慢往下说。”夫人鼓励斯赞。

“那是一颗人头！红色的毛发乱蓬蓬的，一张只有在地狱里才能看到的脸：大大的黄眼珠，只剩一个黑洞的鼻子，长着犬齿般长牙的嘴。别以为那是一副小丑的模样，不！那是一个足以使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家伙，眼珠子是玻璃做的，简直跟活着的人一样。第一眼看到它时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当时的恐怖感到死我都不会忘记。”

“斯赞说的一点也不夸张，不管谁见了都得吓个半死。”

“夫人也看到了？”

“看到了。斯赞，你接着往下说吧。”

“我定了一会儿神，再次低下头，这就是使鲁德比克少年深夜大叫的原因，对此我确信无疑。当我包好那颗人头，拿来给夫人看时，夫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从前，我们也见过不少

丑陋的东西，但是象这样令人毛骨悚然、浑身发抖的东西还是头一次看到。可怜的鲁德比克，他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刺激？”

“这个坏蛋，杀了他也不解恨！”林格鲁斯气得脸都歪了。

“我们和您的心情一样。夫人平时喜欢画画，这时拿出了画具，开始仔细临摹那令人诅咒的形象，从颜色到眼神，分毫不差。”

贝拉兹夫人接着往下说。

“自从听了少年夜间的惊叫，我们做了种种推测，使少年如此恐惧、渐渐耗尽生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是恶梦搅得他不能安睡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这下总算清楚了。

“我觉得这颗令人恐怖的人头是非常重要的证据，因此急着把他画了下来。为了不引起皮特的疑心，在他返回旅馆以前，我让斯赞又把它放回了原处。

“当晚，斯赞给鲁德比克在布尔库·诺登的叔叔发了一封电报，请他立即赶到庄园旅馆来。非常不凑巧，比兹先生出门吃饭去了，当天夜里没有接到我们的电报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少年出事了。记得那一夜，我们两人都没有睡着，天快亮的时候，皮特把大家都叫醒了。

“我让斯赞过去看看。几个小时里，少年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旅馆已经派人请医生去了。事情过后，旅馆的主人布兰特向我讲了从皮特那里听到的情况。据说，少年一直睡得很好，可是天快亮的时候，突然失去了知觉。医生八点钟才到，鲁德比克的叔叔和姐姐也随后赶到旅馆。少年被诊断为脑膜炎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少年的叔叔找到我，我便把自己画的恶魔图拿给他看，斯赞也过来作证。而比兹先生半信半疑。”

“夫人，您能形容一下比兹先生吗？”



林格鲁斯打断夫人的话。

“那是一个身材瘦小，面色红润的圆脸男人，年龄在三十五岁，看上去快活、亲切而又彬彬有礼。听了我的话后反驳说：皮特在比兹家已经干了十几年，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佣人。因为他对皮特的赞赏十分肯定，连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自己了。难道是做了一场恶梦？”

“比兹先生当时没有表示愤慨，而是马上要去皮特的房间检查一下他的帽箱。皮特正跟着医生一起守护在少年的床边，比兹先生把他叫出来，命他把盛帽箱拿来，皮特看起来很吃惊，疑惑地睁大眼睛。

‘您是说我的盛帽箱？’

‘对，是说你的。’

皮特把盛帽箱从衣柜顶上取下来，又从抽屉里拿出钥匙交给主人。也怪，帽箱里除了帽子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贝拉兹夫人结束了叙述，时钟刚好敲到 12 点，林格鲁斯站起身。

“谢谢您对我讲了这些，这真是一个奇妙而又恐怖的故事，明天我还想接着听下去，等到故事全部结束后，我要问您一些问题，有件事，您画的那幅画还在吗？”

“当然在。”

“明天请您拿出来给我看看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## 恶 魔 的 身 影

第二天晚上，林格鲁斯再次来找贝拉兹夫人，请她接着昨